

• 学术探讨 •

复杂性科学与中医

黄 欣 荣

(江西财经大学管理哲学研究中心, 江西省南昌市双港东大街 168 号, 330013)

通讯方式: hxr62628@qq.com, (0791)83816980

[摘 要] 中医学具有数千年的悠长历史,然而近百年来屡屡遭受非科学或伪科学的质疑。21 世纪之交兴起的复杂性科学对以还原论为纲领的西方近现代科学进行了批判,提出了超越还原论的革命性纲领。从复杂性科学的视野看,中国的传统中医不但不是伪科学,反而是未来科学发展的新方向和新典范,因此中医必须及时抓住这次复杂性科学革命的新机遇,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中医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 复杂性科学;复杂性范式;中医;科学地位

中医是我国的传统医学,它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毋庸置疑,然而其科学性一直备受争议。因为在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难于找到中医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很难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视野来给中医定位,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医一直没有获得国际科学界的普遍认可,其自身的发展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制约。不过现代西方科学技术是唯一的范式和标准吗?21 世纪之交兴起的复杂性科学对此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并给中医的科学定位提供了一种新标准,也为中医的复兴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

1 中医药的辉煌历史与现实困境

中医学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基础理论体系在 2000 多年前就已具雏形,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和独特的治疗方法,出版了浩繁的中医药典籍,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医事管理和医学教育制度。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科学技术以及医疗中的新问题的影响,中国传统医学有着独特的发展历程和内在规律。

中医学在中华民族战胜疾病的数千年经验基础上,系统总结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经验和理论,它以阴阳五行行为理论基础,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的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刮痧、气功、食疗、音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中医学在历史悠

久的中国哲学的浸润下,形成了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1]。博大精深的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悠长历史中战胜疾病、养身健体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中国哲学、中华文明甚至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中医药是中华文明一张极其重要的名片。

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一直依靠中医药治病防病,数千年来中国民众对中医药也深信不疑。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随着西方文化、西方科技的传入,西医传入中国取代了中医的主体地位,并逐步动摇了中华民族对中医药的自信。

中医药所面临的最致命打击是其科学性问题,以致多次出现有关中医存废问题的热烈争论^[2]。西医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和科学范式基础上的一种医学体系,而中医是建立在中国文化和科学范式基础上的另一种医学体系,所以两种医学体系的冲突其实质是两种文化和两种科学范式的深层冲突。任何民族的先民在认识自己身边世界之时,最初都是模糊、整体的,因为人类早期都没有先进的科学认识工具,不可能打开大自然这个巨大“黑箱”。我们只能在黑箱之外游走,并从透露出来的少量信息中猜测着黑箱内部的秘密。不过之后就出现了两条认识道路的分野,一个保持黑箱、坚守完整,一个打开黑箱、深入内部。我们的祖先一直舍不得破坏这个完美的黑箱,于是发展出一套保持事物完整性的认识路线。这条认识路径的优点是没有破坏自然事物的完整性,并坚持着事物的整体,不像西方认识路径那样把

自然界原来的东西拆解得四分五裂,但缺点是没有打开黑箱,就很难真正认识黑箱内部的结构,只能模糊地猜测,因此中国科学的特点是整体性、模糊性和猜想性。与此相反,西方科学从古希腊开始虽然也不乏猜想性和模糊性,但已经出现了具有还原论思想的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以及作为构造性演绎推理代表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因此他们试图打开黑箱,认识黑箱的内部构造,并用人类理性和逻辑来建构理论体系以刻画自然事物,因此西方科学体现出其还原性、逻辑性和精确性的特点。这就像中国象形文字和西方拼音文字一样,本来东西方最初都是象形文字,但中国文字一直保持了象形的特点,只在象形的基础上提升,而西方文字则很快摆脱了象形的限制,彻底走向了拼音的道路。在伽利略、牛顿等大师的感召和示范下,西方科学技术一路高歌,大踏步前进,于是西方科学成了世界科学的榜样和范式,其他民族只能成为西方科学范式的追随者。

西方近现代科学的最基本特点是什么?逻辑实证主义的概括最有代表性,即逻辑、还原和实证^[3]。所谓逻辑就是任何科学理论都应该用理性和逻辑进行明确的表述,这是古希腊哲学“逻各斯”(logos)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并形成了一种构造性自然观。构造性自然观要求认识主体必须从结构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且必须用自治的逻辑体系来建构科学理论^[4]。例如,欧几里得几何学从五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推演出整个几何学理论体系。后来的西方科学理论,例如牛顿力学,都是按照这套方法建构出来的。所谓还原,就是任何理论经过若干步骤,都可以回到所谓的原点或基点。西方科学观念一直相信,世界有一个原点,他们称之为宇宙之砖,例如原子、夸克之类的东西,并且相信任何科学理论最终都可以还原为物理学,特别是力学理论。通过这种还原,全部科学理论都变成了一个完备、自治、独立的逻辑体系。所谓实证就是任何理论最终都可以通过看得见或摸得着的经验来进行检验,经得起检验的假说转化为科学理论,经不起检验的即被淘汰。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虽然后来被批判,但其思想影响深远,特别是深得科学家们的肯定。

中医显然难以满足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标准,因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都是以经验、实用为特色,没有西方那套严密的演绎逻辑体系,缺乏所谓的“逻各斯”精神。例如中国古代数学虽然也比较发达,计算和几何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一直用日常语言来

表达,没有进化到用符号和逻辑的程度,因此难以发展到西方代数和几何那套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比如鸡兔同笼问题,用中国语言描述和解答难度比较大,所以常常被作为智力测验题来测试人们的智力,但如果用西方数学的代数语言,列成二元一次方程组,则变成了初中生都觉得太容易的题目。逻辑化、符号化、体系化以及还原性、实证性,这些是西方科学的普遍要求,而中医则一直保持其整体性,用模糊、推测的语言来描述其机理。中医学虽然十分重视临床经验,但缺少了构造性的理论结构体系,所以中医在面临西医的冲击,并用西医的评判标准来判断其科学性时,被认为是伪科学或非科学是很正常的。用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话来说,站在不同的范式其实就是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看到的问题和所得的结论都可能完全不同,而中医和西医处于不同的科学范式,因此两者很难有通约性^[5]。

现在的问题是,西医是唯一的科学标准吗?答案是不尽然,从西医范式看中医,中医变成了不科学,如果从中医范式看西医,我们同样觉得西医也不科学,所以西方科学并不一定是科学的唯一标准。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早就证明了西方科学并不是那么“科学”,科学哲学家查尔默斯花了近30万字的篇幅,试图弄清西方科学究竟是什么,但最后也没有确切的答案^[6]。后现代科学哲学家费耶尔阿本德认为,西方近现代科学过于霸道,变成了科学帝国主义,因此必须受到批判,未来的科学应该承认多元标准^[7]。20世纪末西方科学范式的复杂性转向,更证明了近代西方科学不是科学的唯一标准,这就更有利于确立中医在世界科学中的历史地位。

2 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与科学范式的革命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门学科逐渐从古希腊时期不分科目的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了一系列独立的学科。最早取得独立的是天文学和力学,之后化学、医学、生物学、地质学等纷纷独立。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学科是一门学科获得自身地位和迅速发展的标志和条件。这些独立的自然科学门类,其科学方法几乎都模仿牛顿力学,即把研究对象从复杂环境中隔离开来,并将其静止下来,然后将研究对象按层次不断分析、还原、解剖,就像庖丁解牛一样条分缕析,直到被认为找到了其基点或原始之砖为止。研究对象被分解之后,研究者对其各组成部分进行

细致的研究,分析其性质、特点等,由此得出最终的结论。例如西方医学特别重视解剖学,出现了维萨留斯、哈维等人体解剖学大家,由此对人体的各组成部分有了比较客观、实际的描述和研究。在孤立、静止、分析、还原之下,自然界的各种黑箱一个个被打开,并由此揭示出自然界的各种奥秘,牛顿也因此获得了无尚的地位。然而就在西方近代科学所向披靡之时,各种问题也随之产生,因为西方近代科学把一切看作机器,把各种生物也看成可解剖分析的机械,正如法国哲学家拉·梅特里所说:“人是机器”^[8]。

这种把研究对象当作机器来分拆的机械自然观在研究无生命对象时的确比较有效,但面对有生命、会成长的生命物质或类生命物质,机械力学所持的那套分析还原方法有时就显得无能为力,甚至出现了各种谬误。最早发现西方近代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致命错误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将这种孤立、静止看问题,将研究对象做静态机械分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统称为形而上学,并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9]。随着生物学、生态学的兴起和发展,机械自然观和分析还原方法论的局限也逐渐暴露出来,于是有些敏感的学者开始对西方近代科学进行反思和批判,认为用牛顿力学的理念和方法很难完全认识生物世界的真正奥秘。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学者贝塔朗菲比较全面地从科学层面对机械自然观和还原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的清算,提出了具有革命性的一般系统论,以便应对生物世界的自主性、适应性和多样性等生物特征。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70年代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和突变论,都试图突破机械自然观的藩篱,进行了超越还原论的尝试^[10]。

基于还原论的近现代科学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甚至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以及生产、生活方式,但是把一切对象(包括生命)都看作机器的世界观,把一切都进行彻底分解的认识方式,似乎离真实世界有很大的差距。因夸克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因发现正电子而获诺贝尔奖的美国物理学家安德森以及因均衡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罗,都是用机械自然观和还原方法论而取得巨大成就的学者,但他们仍然觉得机械自然观和还原方法论是有问题的,而且对现有科学的问题和局限有着深刻的感受。由他们牵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菲成立了一个跨学科的

新型研究机构:圣菲研究所(SFI)。该研究所打破原有学科的界限,反对现有科学体系的自然观和方法论,采用有机自然观,并明确提出超越还原论的口号,因此被称为“老师倒戈”^[11]。作为现有科学体系和方法的既得利益者,这些老师们为什么要倒戈?主要是他们真切感受到了现有科学体系和方法的真正问题所在,所以他们不顾已有盛名,带头进行科学革命。这就是20世纪末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科学事件——复杂性科学的兴起。老师的倒戈和圣菲研究所的成立,得到了世界各地不少学者的响应,并很快形成了一场复杂性科学运动。

所谓复杂性科学,是与基于还原论的传统科学相对立,采用超越还原论思维和方法的科学新门类和新领域,但它不是一门新学科,而是一种新思维。传统科学采用机械、线性思维和还原论方法,因此对纷繁复杂的自然界的认识是不全面的。自然界呈线性关系的只是一些特殊的领域和问题,而更普遍的是非线性关系。传统科学对非线性问题只能做线性处理,以至于丢失了大部分有用信息。可以说,非线性、复杂性是海洋,而线性、简单性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以往认为,人们依靠现有认识工具能够认识的就是简单性问题,而不能认识或很难认识的就是复杂性问题。这是对事物复杂性以及复杂性科学的误解,虽然目前学术界对复杂性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它的确表现出自身的特性。套用托马斯·库恩的话来说,简单性科学和复杂性科学是两种不同的科学范式,彼此之间很难通约。自从圣菲研究所提出复杂性理念以来,复杂性科学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赞同,并取得了不少进展,以至于延续数百年的以还原论为特色的科学范式不断受到质疑,出现了从简单性走向复杂性的科学范式的转向。

托马斯·库恩认为,科学范式的内涵应该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以及符号通式等五个方面来进行刻画,因此复杂性科学兴起所引起的科学范式的转移也可以从这五个方面来进行考察。这就是说,复杂性科学范式在上述五个方面与简单性科学范式有着本质性的不同,我们可用表1进行描述^[12]。

从表1可以看出,我们的时代正在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而当代科学范式正在经历着一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全方位转变,世界图景开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唯理论、独断式

表 1 简单性科学范式向复杂性科学范式转变的 5 个维度

转变维度	转变内容
本体信念	从要素世界到网络世界 从统一世界到多元世界 从客观实在论到主观实在论 从坚信世界的简单性到承认世界的复杂性
认识趣向	从客观自然知识到包含社会知识 从单一逻辑到多种逻辑的对话 从分析思维到整体思维 从现实主义到工具主义
共有价值	从简单性到复杂性 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 从统一性到多样性 从科学预测到科学解释
方法特性	从由上而下的演绎体系到由下而上的归纳实践体系 从受控实验到进化模拟 从普遍性知识到地方性知识 从基于数学推导的定律到基于规则的实验模拟
符号通式	从以方程式表达达到计算指令表达 从线性的静态性到非线性的动态性 从平衡的稳态到创造性的远离平衡态 从因果性到涌现性

的范式开始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正在兴起的复杂性科学范式。复杂性科学的兴起是一次新的科学革命,这场科学革命正在让科学从简单性范式走向复杂性范式,科学家们的科学观也必将经历彻底的改变。

3 中医的复杂性特征及其研究范式

西方科学虽然在古希腊时期也有过复杂性思维的苗头,但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近代科学就基本上以基于分析还原的简单性思维为主。按照西方哲学思维模式,西方近代科学必然会将简单性思维无限推进,一条路走到黑。只有走向极端,才有可能反思自己的失误,正因如此,直到 20 世纪末西方科学的不少学科有些难以为继之后,才有部分先知科学家掉头走向复杂性思维。但与此相反,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复杂性思维,可以说复杂性思维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以当西方学者把复杂性思维当作科学的伟大革命时,猛然发现这些思维模式在中国文化中早已存在数千年,并被应用于各个领域,特别是实践于中医药之中。可以说,中医药就是今天复杂性科学的活化石,是复杂性思维的典范。

3.1 中医的复杂性特征

中医理论体系与西医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是整体思维,二是辨证论治^[13]。从这两个基本特征中,我们可以分析中医学体系的复杂性科学特征。复杂性科学与简单性科学相比,具有诸多的

特征,但概而言之,复杂性范式主要在有机自然观的前提下,以非线性特征为核心,并由此推演出复杂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自主性、涌现性和多样性等特征^[14]。初看起来,中医与复杂性科学两者之间似乎差别很大,但细加分析,我们发现两者完全是相通的,由此我们可以论证中医学的复杂性特征。

中医通过其整体思维而实现了整体性、关联性这两个复杂系统的重要特征。整体观是中医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中医学精髓之所在。中医学的整体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人体内部系统的整体性以及人与环境的整体性。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病理上则相互影响。人体与自然界(环境)也密不可分,自然界的随时影响着人体,人体的健康及其疾病的产生都与其环境密不可分,因此中医学坚持一种大整体观,即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既然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那么各部分之间就具有很强的联系,各部分都相互支持,共同形成人体的整体系统,并实现人体的共同目标。在中医学看来,人体各部分都通过经脉联系在一起,不能单独拆开来孤立地观察研究,完整的人不是各部分的简单相加。中医通过人体的整体性、关联性而实现了经络相连、阴阳平衡、整体调理这些复杂性科学的先进理念和手段。西医则坚持一种机械自然观,认为各个部分之间相互独立,整体就是部分的机械相加,而独立的部分可以像机器一样拆卸和更换。

中医还通过其辨证论治而实现了复杂系统的自主性、多样性和涌现性等特征。中医在整体观的视野下,通过辨证论治来达到辨识病因,并通过方剂、针灸诸多疗法来实现患病人体的再恢复。有经验的中医医师在诊治疾病之时,只要通过对患者的望闻问切,就能够把握基本病情。在对病源、病因分析之时,中医把患者当作整体的人来看待,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性,注重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并因时、因地、因人而做出多样性的分析和治疗。同样的疾病,根据不同的人而对药方进行增减。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其方剂配伍也不一样。中医诊治的特点是讲究多样性,几乎很难找到标准化的诊治方法和方剂配伍,因此需要中医医师在长期的经验中积累和领悟。在分析病因和方剂配伍时,特别注意病因的涌现性和药剂功能的涌现性。我们经常说西医更注重治标,而中医更注重治本。

治标只需要线性思维,直接由果溯因、治因得果,而中医则重视非线性思维,我们所看到的标,不一定直接线性地回溯到某一个因,因为几种要素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会涌现出难于想象的结果。中药配伍问题就是系统要素之间因为非线性相互作用而引起的系统涌现性问题的体现。

由上可见,中医药理论是具备了复杂性理论的几乎所有特征,因此是一种在复杂性科学理论正式提出之前的朴素复杂性理论形态。

3.2 中医研究的实境范式

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其来源途径,这在科学哲学中被称为科学发现的逻辑。西医和中医除了知识体系具有不同的科学范式外,在知识来源上有着各自的特色,如果前者被称为理论范式的不同,那么后者就是实践范式的差别。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科学就崇尚理性和从不证自明的所谓公理中演绎、推导出具有完全确定性的可靠知识。亚里斯多德将这种知识来源路径进行了哲学的研究与论证,并称之为演绎逻辑与演绎方法,简称为演绎法。演绎法的特点是,只要逻辑前提为真,并严格遵循演绎规则,所得结论必然为真。这样,科学知识的可靠性就有了确定的保证。西方科学主要是依靠演绎方法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并用演绎方法来对知识的可靠性进行论证。其中欧几里得、牛顿、笛卡尔是运用演绎方法的杰出代表。欧几里得最早用演绎法建立起平面几何学体系,牛顿将研究对象孤立、静止下来,运用演绎方法建立了对现代科学产生重大影响的牛顿力学体系,而笛卡尔则对演绎方法进行了更加哲学化的论证,使得演绎法在西方科学方法论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西方医学继承了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传统,并建立在构造性自然观和受控实验的基础上。西方医学预设人与机器一样,人体是简单的,各个部分都可以独立存在,因此可以做隔离和解剖,对各部分进行诊断和医治,甚至更换部分人体组织。在这个预设前提下,西方医学也沿用西方科学的研究范式。像牛顿对自然界无生命物体一样,西方医学在研究人体及其疾病时,也是将人体与环境隔离开来,甚至将其研究的组织与其他组织隔离开来,按要素分门别类进行孤立的研究,这在科学上也叫做理想化环境下的研究。把研究对象与其环境隔离开来,并静止下来而进行孤立、静止的理想化研究,可以把研究对象分析得更加透彻,避免了其他诸多因素的

干扰。因为人体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研究对象,与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要将所有的联系都一并考虑,那就很难将对象研究清楚,甚至难于开展研究。通过理想化方法对研究对象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再将环境条件慢慢放宽,将研究对象放在现实环境之中进行观察、实验,最后推广到实际应用之中。我们可以将这种自上(理论)而下(实践)的研究范式称为“拟境范式”。西药的研制就是典型的拟境范式下的研究。西药研究者根据各种化学成分和特性去寻找制造药品的原材料,合成为需要的药品,然后进行动物试验,确定安全、有效之后进行临床试验,临床之后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大面积推广应用。西医和西药这种拟境范式研究为现代西方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其主要问题就是不把患者当作“人”,而是当成了简单的“机器”,因此难免出现各种问题。通常说西医治标不治本,就是因为西医这种机械人体观和拟境研究范式引起的。

中医与西医不同,它遵循着另一种范式。中医医生不把患者从环境中孤立、隔离开来,对患者不做任何理想化处理,而是放在实际的环境之中,并且把患者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医自古以来就是在实际的治病救人的实践中摸索出来,是在没有多少理论的指导下,没有理论预设的前提下,直接进行临床实践,在总结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再归纳、总结出理论以指导后来的实践应用。中医研究者根据自己或前人的临床实践,不断归纳总结,不断调整改正,摸索出一套中医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医的诊断、方剂千差万别,几乎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诊治方案,同方治异病,异方治同病,真正体现了复杂性科学的多样性原则,一切皆以效果为标准。中医这种注重临床实践,从实践到理论,从下(实践)到上(理论)的研究范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实境范式”。近来已经有一些中医学者对这种“实境范式”进行了探索研究,并将之命名为“真实世界的中医临床科研范式”^[15]。中医“实境范式”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挖掘中医特色,发扬中医传统具有重大的意义,也为当今的复杂性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悠长历史的真实研究案例。

4 中医在复杂性科学中的地位及其未来

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中医虽然有着伟大的过去,但由于从西方近现代科学来看,中医没有西方科学的特性,难于纳入世界科学体系之中,近百年来一直徘徊于科学大门之外,甚至被有些人蔑为“非科学”、“伪科学”,虽然中医已经为中国民众的健康服

务了数千年,却难以获得应有的科学地位,没有获得西方甚至中国人自己应有的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为中医获得其科学地位以及未来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一次良机。

从中医的整体思维、辨证论治中我们已经发现,中医其实不属于简单性科学范式,因此难于融入西方近现代科学体系之中,难于与西医相融合成一个学科体系。但是,西医作为简单性范式的学科,自身与整个西方近现代科学一样,如今在复杂性问题上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被迫从简单性思维走向复杂性思维。中医自古以来就坚持整体思维和辨证论治,用现在复杂性科学的术语来说,中医具有天然的复杂性思维,它属于复杂性科学范式。随着科学范式的复杂性转向,中医终于迎来了复兴、发展的伟大机遇,更重要的是在复杂性科学范式的引领下,中医会克服自身的问题,从而获得更加健康、阔步的发展。

复杂性科学兴起 20 余年来,在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变革上已经有了重大的转变,不少人慢慢接受了复杂性思想,并认为复杂性科学是 21 世纪的科学,是科学发展的未来方向。处于线性区域的简单性科学已经基本上处于“贫矿区”,今后难于取得重大突破,而处于非线性区域的复杂性科学却处于“富矿区”,充满着生机和希望,代表着科学的未来方向。但是,20 多年来,复杂性科学却没有取得更多实质性的进展,以至于被有些人批评为“混杂学”,只有思想而没有有效工具,只有理念而没有过硬成果。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圣菲研究所的科学家们,特别是霍兰提出了遗传算法、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涌现理论等,相对来说具有一点科学的韵味,而其他许多成果还停留在哲学的批判和思辨之中。中医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学科,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出版了诸多具有经验意义的中医学典籍,因此中医是复杂性研究的活化石,是复杂性研究的典范。通过对中医学这门具有复杂性思维的悠久学科的解剖,可以为复杂性科学研究提供极其丰富的科学素材,为复杂性科学提供科学理念和科学方法,更为复杂性研究的科学实践提供丰富的范例。因此,中医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中医,也不仅仅是一门医学,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复杂性科学的思想宝库和实践范例,对复杂性科学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16]。

在复杂性科学时代,中医找到了融入世界科学洪流的渠道,并将得到蓬勃的发展。如今我们可以说,中医不再是被人瞧不起的伪科学,而是代表着未来发

展方向的复杂性科学。当然,虽然说中医属于目前更加先进科学范式的复杂性科学体系,但中医的复杂性思维和方法与现代复杂性科学范式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虽然思维模式相似,但却是科学早期的朴素思维,属于朴素型的复杂性思想。西医虽然属于简单性科学,并在复杂性面前遇到了一些困难,但经过数百年的还原论洗礼,仍然是主流,具有自身的优势,在维护人类健康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总之,中医不但具有伟大的过去,也一定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复杂性科学的思维与方法对中医药融入世界科学洪流中具有巨大的意义,同样地,中医药理论和实践对复杂性科学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 [1] 印会河. 中医基础理论[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1-2.
- [2] 陈逸明,姜连堃,程伟. 文化认同视野下的中医存废之争[J].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11,32(7):13-15.
- [3] 洪谦. 论逻辑经验主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96-106.
- [4] 金观涛. 问题与方法集[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172.
- [5]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01.
- [6] A. F 查尔默斯. 科学究竟是什么[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247-292.
- [7] 保罗·法伊尔阿本德. 反对方法[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1-6.
- [8] 拉·梅特里. 人是机器[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 [9] 黄欣荣. 恩格斯的复杂性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7(4):96-99.
- [10] 黄欣荣,吴彤. 从简单到复杂:复杂性范式的历史嬗变[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5(5):80-85.
- [11] 米歇尔·沃尔德罗普. 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M]. 北京:三联书店, 1997:59.
- [12] Denise Najmanovich. From Paradigms to Figures of Thought [J]. Emergence, , 2002,4 (1/2):85-93.
- [13] 苏培庆,战文翔. 中医哲学概论[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9:17-32.
- [14] 黄欣荣. 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M]. 2 版.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71.
- [15] 刘保延. 真实世界的中医临床科研范式[J]. 中医杂志, 2013,54(6):451-455.
- [16] 朱清时. 中医是复杂性科学[N]. 中国中医药报, 2004-08-16(5).

(收稿日期:2013-08-12;修回日期:2013-08-27)

[编辑:李春梅]